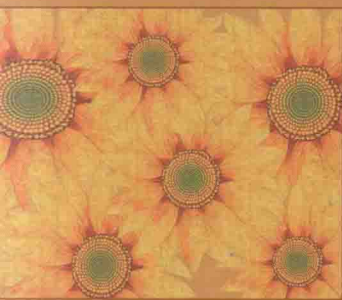




跨度·非虚构文库

梦里家山

MENGLI
JIASHAN



齐建民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非虚构文库

梦里家山

齐建民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里家山 / 齐建民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6

(跨度·非虚构文库)

ISBN 978-7-5034-6401-0

I. ①梦… II. ①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2470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16.5 字数：17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常有画家以绘画的传统题材《梦里家山》为命题，创作了许多意境悠远的山水画。而我就以梦里家山为题目，为我的弟弟齐建民执笔创作的这部自叙体的以旧时家事为主脉络的传记写些有感而发的话。

往事可以如烟，也可以不如烟，但往事一定如梦。童时和青少年时代的许多往事是我们永远值得记忆的梦。

我们这一代人算得上承上启下，上承民国时期的遗风，下启新世纪的先河，历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时期，跨越的时代变化之大，是前人从未有过的。是时候了，我们该写点儿什么了——两年前，我们齐氏的六个兄弟姐妹聚在一起，萌生了这个念头。

最早是想写一部关于北京青山居的书，因为我们的父亲是民国东北珠宝玉器界的前辈，后来也是北京青山居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但总是囿于青山居的资料不够充分，也不够翔实，最后决定以家庭为背景，以此为线索，写了父亲与母亲，写了

他们的朋友和青山居的点滴，写了“文革”那不堪回首的岁月，还写了我们童年时期的生活和青少年时代的伙伴。

我们过去的家是个很普通的家，父母也是很普通的人，这是一部写普通人的书。可以把那些往事看成是已逝去时代的一个缩影，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老北京胡同文化和民俗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在这些普通之中，却可以看到书中人物特别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执着的理念追求和道德操守，他们的勇敢和睿智，他们富于哲理的语言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在他们的头上没有耀眼的光环，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文化名人，但在他们身上迸发出的那种思想火花和榜样的力量丝毫不逊色见诸某些传记的衮衮诸公们。

傅雷先生讲过这样的话：“一切艺术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就是出自于自然。”这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无华的语言，它给我们娓娓道来的是小人物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贴近了生活，再现了时代。在这些普通的故事里充满了智慧、幽默、坚强和追求。书中涉及的领域广阔，有政治、人文、民俗、古典、美术、古董珍玩，等等。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为尊者讳，让读者享受原汁原味儿的故事，这无形中会拉近和读者的距离，相信一些读者还会有感同身受、亲历其境的感觉。

普通、实在、感情真挚而深刻是这部书最大的特点。这部书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也做了这样的宣示，即传记不仅仅是名人的专享。

南宋吴潜有《祝英台近》词云：“雾霏霏，云漠漠，新绿涨幽浦。梦里家山，春透一犁雨。”曾经的家是雾，是云，是

雨，更像是遥远的梦，是永久的回忆。徜徉在往事的回忆中是要了却一种心结、了却一种心愿。当这个家渐行渐远已经变成一个五彩缤纷的梦时，那就是我们挥手向一个时代告别的时候了。

齐建秋

甲午年秋风乍起时

写于京南芦梦园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齐建秋 1
--------------	-------

◎ 引 言

◎ 父 亲

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	4
丢下榔头看水头儿	17
春天的感伤	32

◎ 青山居

珠宝界的传奇人物商宝轩	50
父亲在玉器行的朋友们	69
不堪回首的岁月	92

◎ “齐家园”的客人们

民国的遗老与遗少	118
恩怨交织，一言难尽的侯令	128
姐姐的那些朋友们	143
《红楼梦》中解“红楼”	162

◎ 心痛二事

寻梦未归的大舅	174
折翅黄海边的清华赤子	185

◎对母亲的回忆

羽翼下的幸福	192
抗争中的小转机	207
远亲不如近邻	211
“大花儿”和“小白”	221
两块钱也能烧一桌好菜	231
自学不倦，成就语言魅力	235
与病魔抗争	238

引 言

Yin yan

家，是父母为我们营造的天堂，那是最初承载我们生命的地方。它给了我们无尽的快乐与温暖，它以自己蕴蓄的最大能量散发着、辐射着，让所有接触这个家的人生活在耀眼的光芒中。想起那美梦一般的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二〇一四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去世五十二周年，而母亲离开我们也整整二十五年了。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我们已人过中年，但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却从未因时光的流逝而淡漠，反而越发的强烈。每当闲暇时，父母过往的一切便时常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像是发生在昨天。这些年来，兄弟姐妹只要聚在一起，便会时时谈及过往，我们如六艘生命之船，虽驶离岸边，寻找各自的归宿，父母却始终站在船舶始发处，手中的缆已经放出，但只要轻轻抖动，六只船便会义无反顾地驶回。岁月漫漶，洇黄了记忆的篇章，但我们难以淡忘！

父 亲

Fu Qin

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

民国十三年，奉天^①，那个春寒料峭的傍晚，一个沿街叫卖的少年正踽踽独行在一条小巷里。这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似乎这条整齐、干净的巷子里有种神秘的力量在呼唤着他。少年身体略显单薄，面容清秀，苍白的脸庞布满了疲态。他身穿一件褪了色的青布棉袍，棉袍虽旧却无一点儿污渍，看得出这少年和家里的大人虽生活困窘但却绝不马虎敷衍。

东北的早春异常寒冷，尤其傍晚时分，昏黄的街灯亮了，却带给有心事的人无比的惆怅与茫然。从少年那正被悄然融化的雪水浸湿的半旧皮乌拉鞋上，便知道他在严寒中已经走了很久了，经受了不知多少冰霜的侵袭。此时的他右手挎着一个藤条篮子，篮子里码放着一串串的糖葫芦，和着凛冽的寒风，少年那稚嫩沙哑的叫卖声凄婉而悠长。

这几天的生意十分的清淡，眼看天已经黑透了，但篮子里

^① 沈阳。

的糖葫芦还没有卖出去一半，照此下去，今后的日子恐怕更难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刚刚开始，但其中的艰难已然让他那颗少年的心备感沉重。今天这一篮子糖葫芦若卖不出去，回去如何向舅舅交代？如何面对寡母那期盼的眼神？明天早上的书包，还有脸背得起来吗？想到此，少年的步履显得更加沉重而迟缓，一缕愁绪凝结在他的眉头，眼神也更加黯淡了下来。

今天，在这条巷子里，就在他再熟悉不过的这条小巷中，凄凉之感越发的浓重起来，不知不觉间他走向了那座宅院。

他喜欢这青砖高筑院门紧闭的高门大院，喜欢那门前水洗过般洁净的青条石层层台阶，喜欢那门里走出来的体面而儒雅的男人和女人们。这几乎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

他真心喜欢这巷子里的幽静，他也真心喜欢这座宅院，即便外公家所在的刘庄也没有这么气派的大院。当然，他也真心羡慕拥有这座大宅的主人，小小年纪的他心里总是想知道那些进出这座大院里的人，谁才是它真正的主人。这个卖糖葫芦的少年就是这么执拗地喜欢这里，喜欢坐在宅院门前的青石台阶上歇息。只有此时，他的身心才会充盈着一种轻松感和愉悦感，一天的辛劳和疲惫也仿佛消散了许多。

这是一座两进的宅院，高门楼，深灰色大门，石雕门墩，三层台阶。站在对面从偶尔打开的大门往里望去，一色青砖大瓦房，前出檐，后出厦，落地式的门窗，正房、厢房皆由檐廊相连，院子中间整齐地栽着一排江西腊，正房和厢房拐角处有两棵高大的合欢树，整个院子看上去中规中矩，是典型的东北风格。此时，听着院墙内不时传来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揉着自己走得发酸的双腿，再想想自己背井离乡、如此落魄，过

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的心中郁郁寡欢，抬头仰望天际，一种不可名状的惆怅萦绕在心头。

但少年没有沉沦，慢慢地，日复一日地，一种信念在他心中渐渐萌发并愈加的坚定：“总有一天，我要买下这个宅院。”少年发出宏愿。二十一年后，少年的誓言成了现实，他真的成为这座宅院的主人。这个少年就是——父亲。

民国三年，父亲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①的一个小村庄里。起名齐鸿章，是按齐家鸿字辈排下来的，乳名六十，因为他降生那年我们的老爷爷正好六十岁。民国七年，父亲的妹妹即我们的姑姑小凤出生。爷爷在他这一辈儿是独子，他为人勤快，吃苦耐劳，加之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村里人都敬着他几分。奶奶则精明强干，干净利索，是村里有名的俊媳妇。奶奶的父亲乃是当地一名秀才，但也就到此为止，功名上再无长进，只以教私学为生。也正是因为来自这样的家庭，奶奶好像从来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农家院里的媳妇，她的要强决定了她的命运，同时也因此而造就了父亲虽短暂但却非同寻常的一生。

父亲的童年并非田园牧歌。像中国无数个普通农民家庭一样，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生活拮据，命运多舛。爷爷在三十出头的那年得了急症，那时的父亲也就刚九岁，经常和村里的孩子们在村后的蓟运河中游泳、嬉戏。夏天，他总是泡在河里，他水性极好，仰躺着漂在水面上，肚脐上放一枚铜子，不带掉的。那天，他正在河里漂着，从村里跑来一个大一些的孩子，在河边冲着父亲喊：“小六十儿，你赶紧家走吧，你爹快咽气

^① 现属天津。

了!”父亲一听慌了神，铜钱也掉到了水里，连衣裳也没顾得上穿就往家里跑。进了门，爷爷的脸上已经盖上了草纸。从此，他再没有在那条河里游过泳。

爷爷走了，奶奶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她是个能顶事的女人，爷爷下葬后的当天晚上， she 就把儿子叫到了身边，指着油灯盏说：“六十，明天起先别上学了，跟妈妈下地去，今年地里的收成不能就这么扔了。妈妈知道你好学，就这半年，过年妈妈一定想法子让你接着念书，要是妈妈说了不算，灯灭我灭!”父亲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就和大着肚子的奶奶下地去了。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带着个还不顶事的孩子，苦巴苦拽。在族人的帮助下，秋天里，几亩稻子总算是收回了屋，可奶奶怀着的那个孩子一落地就死了，是她一直期盼的小子。奶奶一滴眼泪都没落，只说了句：“六十这一辈儿又是单枝儿了。”

奶奶出了月子的时候，已是深秋季节。就在出了月子的第二天，她请同宗的大伯到家里。按当地的风俗，没出月子的女人既不能上旁人家去，男人也不能进生孩子的人家屋里，否则会给自己带来霉运。选了这一天请大伯来，足见奶奶的心思有多么的缜密。她开口向大伯说出一个令全村人震惊的决定：卖掉农田，举家去关外投奔在奉天开皮鞋厂的娘家哥哥。

奶奶的娘家所在的刘庄和父亲的家一河之隔仅十几里地，但风格却全然不同。七十年代初，三姐齐煜珊曾回过老家并去刘庄探望表叔，说那个村子竟然像北京的几条胡同拼成的，四合院、西式宅院全都能看到。表叔家前院的房子居然安着百叶窗。原来，这个村里在北京、天津等地做买卖的人有很多，发迹了就回老家盖房，等到自己老了便可叶落归根。也许奶奶从

小就受到了这种文化的熏染，当她已然成为一个庄户人家的媳妇后，却仍然会在这种文化背景的驱使下，有别于村里其他女人的选择。也许是奶奶的要强性情使然，她深感孤儿寡母守着几亩薄田只能受苦受穷，没有希望，她的儿子也永无出头之日，这是她最不能接受的事，她不能就这么听天由命，她要人命争一争。说不清多少个睡不着的夜晚，奶奶辗转反侧，将二十九年来自己所看、所闻、所感与自家的现实比较，左右掂量，权衡利弊，寻找最有利于母子三个人的出路。终于，她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变卖家产，投奔闯关东落脚奉天的亲哥哥！

这是个惊人之举，当时农村的风气是年轻女子死了丈夫，往前走一步，甭管带不带着孩子，都是正常的，人总要给自己寻一条出路，没人说三道四。但像奶奶这样，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年轻寡妇，带着两个尚未完全懂事的孩子，远走他乡、浪迹天涯，那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大伯不同意，家族里所有的人都不同意，他们甚至出主意让奶奶去齐燮元的府上求助。齐燮元，何许人也？他是与汪精卫、周佛海差不多齐名的大汉奸。都说宁河芦台人聪明，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名人，最著名的就是这么一个齐燮元，还是一个大汉奸。日本投降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就是他。为什么族人劝奶奶到他家去求助呢？因为都姓齐嘛！宁河县齐家，同一宗族，齐燮元与爷爷同辈，他的两个儿子也和父亲一样同是“鸿”字辈。那时齐燮元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还没当上汉奸呢。但奶奶断然拒绝了，她说：“农商有交集，但和当官的人家天地之差。求人家帮我种地还是帮我钱财，还是让我们娘仨去他府上卖身为奴呢？”一席话

说得大家都不言声了。

变卖了薄田，变卖了家里所有能卖掉的东西，奶奶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双小儿女，离开了那从未离开过的家乡，奔向了冰雪茫茫的关外大地。走时她嘱咐本家亲戚：“我的房子，你们随便用。不用，拆了卖料也行，但是地基给我留着，谁也不许动！”奶奶的话掷地有声。

那一年，她只有二十九岁。她是一个缠足的小脚女人。

初到奉天，人地生疏，只有开皮鞋厂的哥哥可以依靠。说是皮鞋厂，其实也不过是个有五六个工人的作坊。但多亏有哥哥在，作坊里有几间闲房，奶奶他们才得以在奉天城里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父亲的舅舅即我们的舅爷是个好人，能吃苦受累，平时和工人一块儿做皮鞋，还要负责进皮料和联系商家，不仅要支撑一个小厂和几个工人的生活，更要养活一家四口人，真是不容易。也许是苦吃得多了，钱在他眼里变得格外重要，人也就吝啬了起来。而父亲的舅母即我们的舅奶则为人善良，贤惠又通达，同情这母子三人，尤其对父亲倍加疼爱，她的细腻入微的关心和处处流溢出的慈情，和刚强的奶奶形成极大的反差，舅奶的爱，滋润了父亲这个刚满九岁的孩子几近干涸的心田。

几天之后，当一天的劳作结束、晚饭吃过后，奶奶郑重地叫住了兄嫂，“大哥，嫂子，我知道我们娘仨连累了你们。”奶奶毫不讳言，直奔主题，“千里迢迢投奔你们，为的是孩子，是求兄嫂给我的儿子找条成人的路。”奶奶说到这儿，声音发了颤却又强自稳住，“我还年轻，我能洗能缝，什么活都能学能干，只要哥嫂帮我一把，我们就能活。”说到这儿，她从棉